

日本筑波人喜闻圣乐

文 / 日本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法轮功天国乐团首次参加二零零九筑波祭，观众每年都超过四十万人。在开幕的游行队伍中十分引人注目，一路赢得掌声阵阵。

当日下午，天国乐团成员身着清新的蓝白色古代服装，奏起气势恢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法鼓法号震十方》、《佛恩圣乐》、

《送宝》，一首首雄壮乐曲给人们带来了“法轮大法好”的福音。



世人揭露中共“自焚”、“杀人”伪案

一次在给一个朋友讲“自焚”伪案真相时，她说：“你别说了，我知道是假的。”

她说：那年过年放假，单位领导怕我们单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就派我单位一名家住北京的职工，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看着。因此，那天“天安门自焚”时，他正在现场。他说他看到整个过程特别假，很象演戏。灭火器等一些东西都是警察在车上早就准备好了的，整个过程根本不象突发事件，明显的看出是有计划有步骤安排的。他说当时他就断定这是假的，是在演戏。（见下图）

还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给一个邻座的中年男子讲真相。当讲到中共通过电视、报纸对法轮功栽赃陷害时，他非常认同。我说，当时有的报社记者为了得到奖金，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去编造“杀人”、“自焚”的流言来诬陷法轮功，制造恐怖，欺骗世人。

他说：这些我非常相信，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件这样的事。我们家住的院里，有一对夫妇因女的有了外遇，男的一气之下把她杀了，事发后，有关部门的人就对他讲：“你说你是炼法轮功的，走火入魔了，就给你判死缓，你要不说就给你判死刑。”最后这个人就按着他们要求的说了，判了死缓。

这时我问他家是哪的，

他说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问这个事儿上电视了吗？他说：“上了”。

“什么台播的？”他说是黑龙江电视台。他说我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才不相信中共的那些宣传呢。



双城真相

第 67 期

2009 年 9 月 6 日

人民日报记者香港公开退党

流落香港躲避中共迫害的《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二零零九年八月廿三日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共使用谎言与暴力迫害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各类异议人士，并公开宣布退出中共所有组织，成为中共中央级宣传机关中首位公开以真名退党的在职人员。



在记者会将要结束前，邱明伟激动地公开声明：“我在《人民日报》社上班期间，我已经用《人民日报》的工作平台上大纪元网退党服务中心退过一次党。现在我公开宣布和共产党结束一切关系。”

记者会上，香港多个主要电子媒体皆出席。邱明伟表示：“（中国）人权状况是越来越差，不但没有兑现诺言，反而在全世界的注视的目光下，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暴力与谎言的工厂。”

邱明伟表示，他今年早前来港参加七一大游行及其它活动，回大陆后便遭到一系列打压，包括电话被监听、住所遭到搜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然后被扣上勾结敌对势力等罪名。

邱明伟表示，他今年早前来港参加七一大游行及其它活动，回大陆后便遭到一系列打压，包括电话被监听、住所遭到搜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然后被扣上勾结敌对势力等罪名。

受迫害原因涉及调查法轮功

邱明伟表示，有高层人员曾向他透露，这次政治迫害的根本原因，是他曾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及帮过一些法轮功学员。他其后才明白，来港参加七一大游行只是迫害的导火线。“他们对我决心来一个杀一儆百，因为我居然敢帮助法轮功。”

邱明伟亲述自己目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证，包括一名妇女被截访人员追赶，掉在护城河里淹死了。他说：“那个大姐是四十多岁，被他们那些便衣截访，追着打。北京的护城河的高度是有限的，她慌不择路，最后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好多上访的人都看见了，非常的震惊。我问围观的其他上访人，我说，他怎么打你们上访的打得这么狠？那个上访的人告诉我，她是法轮功。”

邱明伟了解许多当年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情况非常悲惨，衣衫褴褛，居无定所。邱明伟又忆述，有一次他出面制止公安对法轮功学员暴打时遭到警告，“当着我的面警告我，说你不要再纠缠不清了，要不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你替法轮功出头，把你当作法轮功的总后台，抓起来以后，要关多少年你知道吗？”

逃亡到香港后，邱明伟在北京的住所仍继续被搜查，而且香港也不安全。他透露，自己的U盘前后在旅馆被偷窃过两次，前天晚上还被跟踪。但邱明伟强调，自己不会屈服于中共暴政，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协助，并关注他家人的安危。

曝光双城市万龙乡恶人 恶警 恶行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双城市韩甸镇五十多岁女大法弟子张桂芬，在外讲真相时被万龙乡青草坡村民张国生恶意指控，遭万龙乡派出所副所长于战军、孔相瑞等三人绑架到万隆乡派出所，并勒索家人一千元钱，非法关押到双城市看守所，后被转入拘留所。

八月三十一日，家属到双城市看守所探视，警察不让见，只让交钱。

村民张国生看到自己告发张桂芬的事情导致如此结果，自己的恶行也被在国际媒体上揭露出来，于第二天离家出走，手机号也换了。

参与绑架的责任人：万龙乡派出所副所长于战军

张淑芬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的折磨

【明慧网】黑龙江省双城市张淑芬女士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于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判刑，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了五年零八个月的迫害。在监狱里，恶警唆使刑事犯人对张淑芬和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进行野蛮的折磨。以下是张淑芬的自述。

非法判刑六年

我叫张淑芬，女，五二年生人，家住黑龙江省双城市青岭乡益胜村，农民。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村董福山、任双库、吴文治，乡派出所所长白胜刚伙同双城国保，一共七、八个人把我家翻个底朝上，把书和东西拉走半车。在看守所里，乡派出所所长白胜刚去提审二次。八月底开庭，我被邪法院枉判六年。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日双城看守所的车把我送到省女子监狱，女儿来看我，女警察徐继泽（音）跟我女儿硬要了一百元钱车费。

在监狱被殴打和体罚

到了省女子监狱，我仅有的三十元钱被她们翻去不给了，当时是在集训队，队长王亚丽和那里的刑事犯人，把我的被子全拆开了。一个姓马的和一家住在双城的女警察用穿皮鞋的脚狠狠地踢我，往脸上踢，打嘴巴子，左右开弓，还大骂、罚蹲。刚一进监狱就被扒光衣服，我没有钱买手纸，我向集训队管事的犯人要我那三十元钱，她说：用手抠吧！一个月后下了大中队。

我被送到一监区，我们跟刑事犯人一样干奴工，是缝纫车间。警察不让学法，不让发正念，有五联保看着我们，看不好就扣五联保的分，让刑事犯人恨我们。在车间里没有我们呆的地方，洗的衣服都不让我们晾，成天刑事犯人骂我们。

零三年，恶人把我们三十多人，挤在不到十平米的地方。不许走动，不许站着，坐板凳不许坐垫，吃饭时，饭菜就放在两腿上，弄不好就洒了。不让说话，刑事犯成天打骂我们，用绳子往身上、头上乱打。三月四日把我们四人找到办公室罚蹲，我们不听，她们就找刑事犯用绳子捆我们，有的人都昏过去了，最后把我们送小号。这些迫害都是大队长崔红梅指使的。在小号一天两次饭，每顿是半碗清水里有点玉米面，饿得一站起来就要倒头发晕。坐着不许动，不让穿棉衣，晚上没有被褥，冻的睡不着，十三天没有睡过一次觉。

背铐和电击

七月三十日我在床上被刑事犯人王博涛、侯英丽拳打脚踢。在车间里，犯人把我领进电工房说大队长要和我谈话，一进门两边站着五个人，上来就打，五个人一起上，把我手扭到后边一上一下扣上手铐叫背剑。五个人站在五个角，互相使劲推，把我双眼蒙上，嘴用胶带粘四、五层，脑袋用围裙绑上，围裙带绑在脖子上，拳打脚踢，一会按在地上打，翻过来打，调过来打用脚往头上、脸上狠劲踢。犯人王博涛在我后背里外写上大“犯”字，手铐都铐到骨头里，犯人吴立群有一百八十斤，又高又大，提着手铐象提小鸡一样把我提起来往地上、桌子腿上摔，还拿电棍往身上电，还用围裙带绕脖子上往后拉。打累了到外面歇一会儿再接着打，从十二点打到三点。五个人是：王博涛、吴立群、侯英丽、刘大侠、侯××，都长得膀大力粗。副大队长夏凤英指使的迫害。夏大队还说：这叫杀一儆百。

上大挂折磨昏死

零四年七月份，警察说：不是犯人就脱衣服（囚服），我们全都脱了，她又让我们穿上，我们不穿，警察就不让我们上厕所、不让吃饭，给我们三十多人都上了大挂，三个多小时也不放下来，我都昏过去了，苏醒过了还挂上。九月份又给我们上大挂，都是大队长崔红梅、副大队长夏凤英指使干的。

零七年底，把我转到十一监狱，进行转化，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两三个人紧紧围着念诽谤大法的书，不念书就放录相，离电视只有二尺远，坐小凳子，两腿立着不许动，动就连踢带扭，没有一点放松的时候。大队长王晓丽、副大队长贾××也常去说诋毁大法的话，逼迫转化。亲友探视时从不许说大法里的事。转化一百天，我没有听她们的，她们气得够呛。就这样我在监狱里被迫害了五年八个月，才放回家。

入狱前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底，我依法进京上访，八月八日被当地政法委书记赵义和带领村公安任双库，把我绑架到双城看守所。看守所根本不把我们当人对待，吃的馒头是黑色的，都能打死人，窝窝头是发霉的，汤里没有油，苍蝇、蚊子漂一层。赵义和勒索我三百元，不承认，最后还了二百元。乡派出所和国保一次次的提审我，半个多月才放我回家，我被罚了一千元。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乡派出所所长钟林义派人到我家将我绑架。所长还诽谤我的师父，说：你上哪告，我就是法。在双城看守所关押十六天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八月份，村公安任双库和吴文治，带领双城公安局将我绑架送双城看守所进行迫害。提审时我不配合，三、四个人连打带踢，让我跪下，不跪就踢后腿，一连提审了三天，我绝食六天，迫害五十多天放回家，罚了两千元。

二零零一年，我大儿子结婚才十二天，腊月二十四，我们全家三口（丈夫、儿子）又被绑架，村恶人董福山、任双库伙同乡派出所把我们送到双城看守所。一百零五天后才放回家。董福山要不给我们地，我不同意。我家来的信件，每次都被他们给拆开。还有村公安任双库的儿子任贵东经常在我们家当监督，有两次被抓都是任贵东起的作用。任双库领双城国安把我们家翻个底朝天，东西扔一地。村里派人半夜到我们炕前站着。